

契诃夫小说全集

А Н Т О Н

П А В Л О В И Ч

Ч Е Х О В



契诃夫小说全集

А Н Т О Н

П А В Л О В И Ч

Ч Е Х О В

汝 龙译

6

目 次

目 次

一八八七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2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10
严寒	18
乞丐	27
仇敌	34
善良的日耳曼人	51
黑暗	57
波连卡	63
醉汉	71
疏忽	80
薇罗琪卡	86
大斋的前夜.....	103
受气包.....	111
祸事.....	117
在家里.....	125

目 次

彩票.....	137
太早了！.....	144
邂逅.....	152
伤寒.....	169
尘世忧患.....	178
在苦难周.....	183
神秘.....	190
哥萨克.....	196
信.....	204
蟒和兔.....	219
春日 舞台独白	225
批评家.....	228
出事 车夫的故事	237
侦讯官.....	245
市民.....	252
沃洛嘉.....	261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278
阴雨天.....	291
剧本.....	298
象这样的，大有人在.....	306
急救.....	316
不痛快的事.....	324
犯法.....	334

目 次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341
风滚草 旅途素描	354
父亲.....	373
美妙的结局.....	384
在车房里.....	390
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399
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405
齐诺琪卡.....	410
医师.....	418
塞壬.....	426
芦笛.....	433
报仇者.....	444
邮件.....	451
婚礼.....	459
逃亡者.....	468
 题解.....	 478

一八八七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您穿上燕尾服，往脖子上挂一枚斯丹尼斯拉夫勋章（如果您有这东西的话），往手绢上洒点香水，把小胡子捻成螺旋的样儿，这些动作您干得那么气愤，使劲那么猛，好象您不是打扮自己，而是打扮您的最凶恶的仇人似的。

“哼，见它的鬼！”您咬着牙嘟哝说。“不管平时也好，假日也好，总是不得消停！年纪一大把了，还得东奔西跑，跟条狗似的！就连邮差的生活都比这清静得多！”

您的身旁站着您的所谓生活伴侣薇罗琪卡，她不安地说：

“你真是胡思乱想：连拜年都不打算去了！我同意，拜年是蠢事，是偏见，这种事不该做，可是，如果你胆敢守在家里不去，那我就要起誓，我走，我走就是，……永远不再回来！我都要急死了！我们只有一个舅舅，你……你都不肯去拜年，懒得去拜年？表妹连诺琪卡那么爱护我们，你这不害臊的人居然不愿意去对她表一表敬意？费多尔·尼古拉伊奇借钱给你用，哥哥彼嘉那么喜欢我们全家人，伊凡·安德烈伊奇给你谋过差事，可是你！……你一点心肝也没有！上帝

啊，我多么凄惨！对，对，你蠢得不可救药！你不配有我这样温柔的妻子，只配娶个巫婆，让她随时折磨你！可不是！这个不害臊的人！我恨你！我看不起你！你马上就走！给你一张单子。……这上面写着的人家，你都得走一趟！你哪怕漏掉一处，也不准回家来！”

薇罗琪卡没打您，也没抓您的眼睛。然而您并不为这种宽宏大量感动，仍旧嘟嘟囔囔。……等到您打扮完毕，把皮大衣穿在身上， she 就把您一直送到门外，在您身后说：

“暴君！磨人精！恶棍！”

您走出您的住宅（它座落在祖鲍夫街的福佛契金的房子里），坐上一辆街头雪橇，用《达利拉》中临死的索洛宁的声调说：

“到红营的列福尔托沃去！”

现在莫斯科的街头雪橇上有盖膝的毯子了，不过您并不看重这种慷慨，反而觉得天气挺冷。……您太太的那套道理啦，昨天在大剧院化装舞会上的那番拥挤啦，酒后的醉意啦，恨不能躺下去睡一觉的愿望啦，节日盛宴后的胃气痛啦，这些东西成了一团乱麻，闹得您直恶心。……您非常想呕吐，那辆马车却磨磨蹭蹭地走着，仿佛马车夫快要死了。……

您妻子的舅舅谢敏·斯捷潘内奇住在列福尔托沃。他是

《达利拉》是O·费里埃的剧作，由H·多尔戈鲁科夫和H·胡杰科夫译成俄文。该剧写专横的美人埃莱奥诺拉断送了天才诗人和作曲家安德烈·罗斯维因的生命。

索洛宁（1857—1894），一八八四至一八九一年是科尔什剧院的演员，曾饰演过《达利拉》一剧中的安德烈·罗斯维因一角。

个极好的人。他满心疼爱您和您的薇罗琪卡，准备死后把遗产留给你们，可是……叫他见鬼去，叫他的爱护和遗产一齐见鬼去吧！说来也是您倒霉，您到他家，正赶上他在推敲政治方面的奥妙。

“你听说巴腾堡 怎么想吗，我亲爱的？”他迎着您说。
“他真算得上男子汉，不是吗？不过，德国可真怪！”

谢敏·斯捷潘内奇对巴腾堡入了迷。他跟一切俄国市民一样对保加利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假如他掌着大权，他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再好也没有。……

“不，我的朋友，这可不能怪穆特库尔克和斯达木布尔克！”他说着，狡猾地眨眼睛。“这得怪英国，我的朋友！如果不是英国作怪，那就让我这该死的被诅咒三次！”

您听他讲了一刻钟，打算鞠躬告辞，可是他拉住您的袖子，要求您听完。他大喊大叫，激昂慷慨，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脸上，伸出手指头戳您的鼻子，引用报纸上的整篇社论，时而跳起来，时而坐下去。……您一面听，一面觉得每分钟都拖得很长。您深怕打瞌睡，只好瞪大眼睛。……您的脑子由于迷糊而发痒。……巴腾堡啦，穆特库罗夫啦，斯达木布洛夫啦，英国啦，埃及啦，象些小魔鬼似的在您眼前蹦蹦跳跳。……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呸！

巴腾堡（1857—1892），德国王子，一八七九年任保加利亚的大公，一八八六年退位，是极端的反动分子。

指穆特库罗夫和斯达木布洛夫，保加利亚的政治活动家。

“总算结束了！”过了一个半钟头，您坐上雪橇，叹口气说。“他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这个坏蛋！车夫，到哈莫甫尼基去！哼，该死的，他那套政治差点没把人磨死！”

在哈莫甫尼基您跟费多尔·尼古拉伊奇上校见面了，去年您在他那儿借过六百卢布。……

“多谢多谢，我亲爱的，”他听到您那些贺年词，回答说，亲切地瞧着您的眼睛。“我也给您拜年。……我很高兴，很高兴啊。……我早就在等您了。……是啊，去年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点银钱来往。……我记不得是多少钱了。……不过这是小事，我只是随便说说，……顺便提一提罢了。……您赶了不少路，要不要喝点酒？”

您低下眼睛，结结巴巴声明说，目前您实在没有余钱，您苦苦请求他再宽限一个月，上校就把两只手一合，做出一脸的哭丧相。

“好朋友，您已经借去半年了！”他小声说。“要不是因为我有急用，难道会麻烦您吗？唉，亲爱的，老实说，您简直要坑害我了。……过了主显节 我得偿还一笔债，可是您，……哎，我的慈悲的上帝啊！对不起，这简直是昧了良心。……”

上校把您教训很久。您涨红脸，出汗了，从他家里出来，坐上雪橇，对赶车的说：

“到下城火车站去，畜生！”

您到表妹连诺琪卡那儿，正碰上她心绪极不安定。她躺

在淡蓝色客厅里一张躺椅上，闻一种莫名其妙的药水，说她害着偏头痛。

“啊，是您吗，米谢尔？”她呻吟道，半睁开眼睛，对您伸过手来。“是您吗？在我身旁坐下吧。……”

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然后张开眼，对着您的脸看很久，用临死的人的口气问道：

“米谢尔，您……幸福吗？”

随后她眼睛底下的小肉囊胀大，睫毛上现出泪水。……她起来，把手按住她那波浪般起伏的胸脯，说：

“米谢尔，难道……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难道往事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啊，不！”

您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话，眼睛往四下里狼狈地张望，仿佛找救星似的，然而两只丰满的女人胳膊却已经象两条蛇那样缠住您的脖子，您那件礼服的翻领上已经布满一层香粉了。您那身可怜的、原谅一切而又隐忍一切的礼服啊！

“米谢尔，难道那种甜蜜的时光就不能再来了？”表妹哀叫着，眼泪扑簌簌落在您的胸脯上。“表哥啊，您的誓言到哪儿去了？海誓山盟和永恒的爱情都到哪儿去了？”

可了不得！……再过一分钟，您就要绝望地扑到熊熊燃烧的壁炉上，一头扎进木炭里去了。不过总算您运气好，这时候传来脚步声，一个头戴大礼帽、脚穿尖头皮靴的拜年客人走进客厅。……您顿时象疯子似的站起来，吻一下表妹的手，暗自祝福那位救命恩人，赶紧跑到街上去了。

谢尔盖的法国名字。

“车夫，到克烈斯托夫斯克去！”

您妻子的哥哥彼嘉是反对拜年拜节的。因此遇上节日，总可以在他家里找到他。

“好啊！”他看见您，喊道。……“我看见的是谁啊！你来得可再凑巧也没有了！”

他吻您三次，请您喝白兰地，给您介绍两个姑娘，她们正坐在他房间里隔板后面嘻嘻地笑。他蹦蹦跳跳忙了一阵，然后做出严肃的脸容，把您拉到墙角边，小声说：

“有一件糟糕的事，我的朋友。……你要知道，过年以前我把钱都花光了，现在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这个局面可真讨厌。……我全指望你了。……要是你星期五以前不借给我二十五卢布，那等于不用刀子就把我杀了。……”

“说实话，彼嘉，我自己口袋里也空了！”您赌咒说。……

“算了吧，别来这一套！这太不讲交情了！”

“可是我向你担保……”

“算了，算了。……我十分了解你！你干脆说不肯借好了。……”

彼嘉生气了，开始责难您忘恩负义，威胁说要到薇罗琪卡那儿去揭您的底。……您就给了五卢布，可是这还不够。……您又给五卢布，后来他跟您约定，要您明天再送十五卢布去，他才把您放走。

“车夫，到卡路日斯基门去！”

您的教父，纺织厂主兼商业顾问官嘉特洛夫住在卡路日斯基门附近。他见着您，就拥抱您，立时把您引到一张放凉菜的桌子那儿去。

“不行，不行，不行！”他嚷道，给您斟上一大杯花楸露酒。“不许推辞！要不然你就把我得罪了，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你不喝，我就不放你走！谢辽日卡，把门锁上！”

您无可奈何，硬着头皮喝下去。您的教父乐极了。

“好，谢谢！”他说。“既然你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就再来喝一杯。……不行，不行，……不行！你得罪我了！我不放你走！”

您只好又喝下一杯。

“谢谢你这个朋友！”教父赞叹道。“由于你没有忘掉我，还得喝一杯！”

诸如此类。……您在教父家里喝的酒所起的提神作用，真是非同小可，弄得您后来拜年的时候（那是在索科尔尼茨卡亚树林，库尔久科娃的房子里）错把女仆当成女主人，跟女仆不住握手，又长久又热烈。……

将近傍晚，您才回到家里，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乏得不得了。迎接您的是，……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您那位生活伴侣。……

“怎么样，各家都去了吗？”她问。“你怎么不答话呀？啊？怎么？什么？闭嘴！你路上花了多少车钱？”

“五……五卢布零八十戈比。……”

“什么？你疯了！花这么多车钱？你是大财主还是怎么的？上帝啊，他把我们弄成叫化子了！”

随后来了一大套教训，怪您满嘴酒气，怪您讲不清楚连

诺琪卡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骂您是害人精，恶棍，凶手。……最后您以为您总算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下了，不料您的妻子忽然尖起鼻子把您上下闻一阵，瞪起惊吓的眼睛，叫起来。

“听我说，”她说，“你不许骗我！除了拜年以外，你还到哪儿去过？”

“哪儿……哪儿都没有去过啊。……”

“撒谎，撒谎！你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现在你身上却换了白芷香水的气味！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我全明白了！请你对我说清楚！起来！人家在跟你说话，不准睡觉！她是谁？你到谁家里去过？”

您睁大眼睛，嗽着喉咙，傻呼呼地摇头。……

“你不说话？！你不回答？”您妻子继续问道。“不说吗？我……把我气死了！大……大夫！他把我折磨苦了！我要死了！”

现在，亲爱的男人，您穿上衣服，坐车去请医师吧。祝您新年快乐！

香 槟

无赖汉的故事

我这个故事开些的那年，我正在我国西南一条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当站长。至于我在小火车站上生活得是快乐还是乏味，您只要想一想周围二十俄里¹以内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家象样的酒店就可以明白了。我当时正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办事任性，头脑糊涂。唯一的消遣只有观赏客车的车窗，喝那种由犹太人掺了麻醉剂的下等白酒。往往，车窗里闪过一个女人的头，我就呆呆地站住，跟一尊塑像似的，气也透不出来，凝神细看，直到那列火车变成一个几乎看不清的黑点才罢休。要不然我就尽量灌那种难于下咽的白酒，喝得头昏脑涨感觉不到一个个钟头和漫长的日子怎样过去。那儿的草原，在我这个生长在北方的人眼里，好比鞑靼人的荒芜的墓园。夏天，草原上一片庄严的宁静，蝻斯单调地叫着，晶莹的月光叫人无处藏身，这些都使我心绪沮丧而忧伤。冬天呢，那片没有一丝污迹的白色草原，

¹ 俄里等于 1.06 公里。

寒冷的远方，漫漫的长夜，豺狼的嚎叫，就象恶梦一样压在我心上。

这个小火车站上住着几个人：我和我的妻子，还有一个病弱而耳聋的电报员和三个看守。我的助手是个害痲病的年轻人，常到城里去医病，在那儿一住几个月，把他的职务同使用他薪金的权利一齐交给我了。我没有孩子，至于客人，那是用任什么东西也没法引上我的家门的。我自己只能到沿线的同事家里去做客，而且就连这种做客，一个月也顶多只有一回。总之生活乏味极了。

我记得，我正跟我妻子一块儿过年。我们在桌旁坐着，懒洋洋地嚼东西，听耳聋的电报员在隔壁房间里按电报机而发出的单调响声。我已经喝过五杯掺麻醉剂的白酒，用拳头支住我沉甸甸的脑袋，想着我那种没法克制和摆脱不了的烦闷，可是我妻子坐在我旁边，眼睛紧盯着我的脸。她凝神瞧着我，只有世界上除了漂亮的丈夫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人才会这样瞧我。她痴心地爱我，象奴隶一样，不但爱我英俊的外貌或者灵魂，而且爱我的罪恶，爱我的怨恨和烦闷。就连我发酒疯，不知道该拿谁出气便把她痛骂一阵，她也还是爱我这种残忍。

尽管烦闷折磨我，我们却带着不同寻常的欢喜心情准备过年，有点焦急地盼望午夜到来。事情是这样，我们家里收藏着两瓶香槟，是真正的货色，酒瓶上贴着“柯利科寡妇”的标签。这点宝藏还是秋天我到段长家里去参加洗礼宴，跟

段长打了个赌而赢到手的。从前我在学校里上数学课，往往感到闷得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不料有一只蝴蝶忽然从院子里飞进教室来，顽皮的男孩们就摇一下头，开始好奇地瞧着它飞，好象他们看见的不是蝴蝶，而是一个什么新颖奇特的东西似的，如今这两瓶普通香槟偶然落到我们这个枯燥乏味的小车站上来，也同样会给我们解闷。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时而瞧着钟，时而瞧着酒瓶。

等到时针指着十一点五十五分，我就动手慢慢地开瓶塞。不知道是因为我喝多了白酒而没有力气呢，还是因为酒瓶太湿，总之，我只记得瓶塞刚刚啪的一响飞上天花板，那个酒瓶却从我手里滑下来，掉到地板上了。泼出去的酒至多不过一杯，因为我总算赶紧抓住酒瓶，用手指头按住冒沫子的瓶口。

“好，恭贺新禧，祝你得到新的幸福！”我斟上两大杯酒说。“喝吧！”

我妻子接过酒杯，用惊慌的眼睛凝神看着我。她的脸变得苍白，现出恐惧的神情。

“你把酒瓶掉在地下了？”她问。

“是的，掉在地下了。怎么，这有什么关系？”

“这不吉利啊，”她说，放下酒杯，脸色越发白了。“这可是个不吉利的兆头。这是说我们今年要遇上什么不好的事。”

“你也真婆婆妈妈的！”我叹道。“你是个有知识的女人，却象老保姆似的胡说起来。喝吧。”

“求上帝保佑我是胡说才好，不过……一定会出事的！瞧